

孫緯才父子醫院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病下疳各症特效藥注射每針一元
效速斷根金針注射梅毒六零六藥
低廉診所上海法租界中法大藥房對面
通曉時方各省函索附郵四分即送一冊
送人對症下藥不誤病機

情

▲情雜誌第一期出版
▲大贈品 ▲大優待

盧父主幹智周編輯之情雜誌第一期本日出版內容莊
諧數十篇皆當世名家作品中如塵父之玉門血淚卓
呆之情書小書之妓女綠君狂之愛情和財色笑孫
末為枕亞之哀情長篇沉珠記情文與梨魂淚史堪
稱三絕世有不怕尚淚者不妨買來一讀▲▲本誌月
刊一冊定價二角半年一元郵費加一全年二元郵費在
內▲▲凡在陽曆八月十五以前至八仙橋總發行所定
閱全年者贈盧父傑作滬江風月一冊計四本值一元六
角但須附郵票一角六分逾期不贈分發行所不贈●總
發行所上海法界八仙橋德德里一號●分發行所上海
交通路清華書局四馬路進化書局啟新書局望平街小
說日報社本外埠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消閑週刊出版預告

為宗旨名譽編輯上海名小說家徐亞許盧父主幹
周特約撰述多至七十餘人皆負有文名如徐亞許
附定價每本大洋二角五分郵費在內定半年及數月者無贈
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定半年及數月者無贈
「不知所云集」一冊定半年及數月者無贈

永利泰

本號自運外洋五金雜貨銅鐵
螺絲洋釘鎖鑰各
色漆油軍裝鞋料
及木匠所用各種
器具一應俱全如
蒙賜顧貨美價廉
以上各貨均係
上海北四川路
濱橋堍電話北
千四百一十號

最一百編案出版 上下兩卷 定價四角 發行所 上海法界太平橋廣成里十四號上海高等國文研會
近一百編案出版 上下兩卷 定價四角 發行所 上海法界太平橋廣成里十四號上海高等國文研會

小說日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二日 癸亥年六月二十日 星期四

發行主任黃冠卿 編輯主任徐枕亞 廣告主任孫緯才

The Novel Daily

號四十三百二第

▲分三洋大售張三日今▲

中街平望路馬三海上立設社本

例刊告廣

期四行後行長同角大日封
面四每幅四行普中洋每碼面
長每字短角每通鏡六行每行長
期面長字

九八路派上刷明者印
號十中克海所印光刷

大來汽車公司

上海北京路石路西大純公司發行 國貨素精及素精長壽麵 質味鮮潔洵為衛生家必須之品

天七廬主人書例

四尺聯三元加一尺加二元堂屏等可以類推劣紙及扇面不書當代名人書畫大觀及神州吉光集均有書件可見一斑 暫寓浙江路下埠葛天寄廬代接處上海新世界前大北地路公司楊君天津特別區十號起士林行張君北京西直門站長張慶生君

許廬父招收遙從弟子

學額暫定五十名 一學費第一年每月一元五角全年十八元 學小者倍之如
每十日為一期由廬父親自授課 程度較高或須多改課者另議 第二年學費應否增加屆時酌議
小說範圍分言情偵探武俠社會滑稽等門類及文言白話新舊體等法均按期更換 查普習
書報雜誌刊登如有酬贈原著作人得半其餘存廬父處 將來組織社刊及各公共事業之費 普習
備法及社名公議之 社刊未組織前得以小說日報及情雜誌代刊之用 凡學生購該日報及情雜誌
書心得便於自修之書 印可各生為研究之助 除評改課外 評改課由廬父接洽 各人程度代為擇定如購書不便可由廬父代辦大抵較平常稍廉
(大多數書局皆所檢閱) 照同行批發價格 惟郵費須各人自理 一本外埠學生能惠然顧我極所歡迎其因障故不便相見者可互易照片以代
晤(如至發達時 尚擬舉行風 茶話會等通氣而資討論但現時未能辦到) 一諸生所用卷紙概由廬父寄發以便一律而便於改不另取費
一有志從學者請先寄四個月學費普通六元專學小說者十二元由廬父寄上收據連同課題卷紙一併郵奉 一本簡章有未盡處得隨時函修
一通訊處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德德里一號(中法大藥房對面) 清風明月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特別啓事

▲切實整頓
▲特別贈送
本報自出版至今，已達二百餘期。前因枕亞故盆盧父喪，明兩主任均遭意外，致本報一百廿期以後，內容略形損色。無可諱言。茲幸許二氏傷心稍減，本社同人維持之熱，與愛閱諸君將護之忱，重復協允，再振精神，從二十一期起，開始整頓。並備極大贈品，用酬定戶雅愛。辦法如下：(一)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二)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三)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四)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五)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六)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七)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八)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九)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十)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十一)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十二)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十三)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十四)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十五)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十六)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十七)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十八)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十九)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二十)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二十一)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二十二)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二十三)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二十四)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二十五)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二十六)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二十七)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二十八)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二十九)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三十)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三十一)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三十二)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三十三)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三十四)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三十五)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三十六)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三十七)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三十八)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三十九)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四十)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四十一)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四十二)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四十三)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四十四)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四十五)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四十六)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四十七)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四十八)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四十九)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五十)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五十一)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五十二)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五十三)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五十四)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五十五)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五十六)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五十七)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五十八)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五十九)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六十)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六十一)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六十二)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六十三)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六十四)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六十五)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六十六)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六十七)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六十八)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六十九)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七十)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七十一)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七十二)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七十三)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七十四)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七十五)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七十六)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七十七)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七十八)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七十九)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八十)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八十一)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八十二)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八十三)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八十四)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八十五)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八十六)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八十七)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八十八)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八十九)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九十)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九十一)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九十二)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九十三)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九十四)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九十五)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九十六)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九十七)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九十八)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九十九)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一百)本報自廿一期起，凡定戶，無論新舊，均贈送「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一紙。

許塵父緊要啓事

塵父現致力函授及說社與情雜誌事務，致終日忙碌，絕無暇晷。因此將本報編輯事宜，概請枕亞君擔任。除每日撰長篇外，水滸外倘有時間，仍勉盡義務。用副愛我諸君之雅意。再本報同人議決，暫停出版，請諸君注意。此啓。

投稿諸君注意

自即日起，凡關於本報發行部事務，投函者請逕寄望平街本社。凡關於稿件之函，請逕寄交通路清華書局。交枕亞收。庶免遺失。務請注意。此啓。

爲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

凡與先生交遊者，莫不知先生爲多情之人。而其夫人蔡慈珠女士，則爲紅顏薄命之尤。與先生伉儷三十三年，其生平歷史，實一部絕妙哀情小說。資料。先生天折，先生傷之。製聯輓之曰：「總算好夫妻，幸其死而不樂其生。先我逍遙脫塵網。」可憐小兒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對人嬉笑著麻衣。『觀此聯，可以知其梗概矣。同人等與先生善，敬爲代徵悼詞。冀以稍殺其悲痛。先生尚有自撰亡妻傳略。及雜憶詩四十首。哀感頑艷。字字血淚。合印一冊。欲閱者請函開姓名住址。附郵三分向清華書局索取。即當寄奉。先生自言：『將有『藍碎珠沈記』說部之著。倘蒙海內人文。錫以珠玉。不論何種文字。均所歡迎。擬彙刊卷首。出版後各贈一冊。藉留紀念。尚祈不吝賜教爲幸。』

許塵父 李定夷 潘光祿 吳雙熱 孫綺芬 趙雲雲 鄭逸梅 俞天倫 全啓

大前門香烟 交際場中 必需品



門前大 門前大 商英 司公限有 理總



小評

前途

季康

十年之前。中國小說界。沉沉若睡。除商務印書館及別家的幾種月刊之外。沒有別種發達的雜誌可尋。就是著作家也是寥若晨星。按則酬應的。差不多只有指定的幾個人。所以和歐美各國比較。真是瞠乎其後。後來家君和葉師鍾先生。編輯禮拜六週刊。沒到幾期。居然風行全國。大有日千里之勢。各書局購得。紅紅綠綠。一轉瞬間。各種週刊。竟致滿坑滿谷。記不了許多。他那班讀者的眼光。也竟分不出誰好誰歹。抱不定一個宗旨。於是就漸漸的淘汰下來。他們沒得到多大利益。禮拜六的停版。確在這上受着影響。那時。告了一個中落。市面不平靜了。些。到得前年春季。禮拜六復活。銷數比了百期前更生色。於是許多書坊。又緊迫而起。竭力爭鬥。到得去年年底。別種雜誌早經湮滅。禮拜六終究維持到二百期停刊。這是雜誌的情形。至於本報。也得了品報及少數的兩三種小報之外。沒有什麼精美的消閒出品。所以同人等重振精神。再



學徒

張士杰

陸善樑是個鐵血剛強的好小孩。在十六歲時候。他的父母因經濟困難。要送他到一家舊式商店裏學業。善樑聽得此訊。大爲驚駭。忙對他父母苦告的說道。兒不願做平輩的學徒。但願於學問上進取我的功名。他父母婉勸他道。樑兒。你要曉得金錢萬能。切不可已己所思。累及你的一對老親哩。善樑聽了這一翻話。也就沒法。只得含淚答應了。進店之後。所做的工作。都是倒便壺。拾水煙袋。拭几。掃地等。種種茶役生活。心裏雖很怨苦。但想了爹爹的窮苦情形。也只得不辭勞瘁了。善樑茹辛含苦。到現在已經三年。生意也學滿了。私心正自快慰。不料一天不知爲着何事。被經理先生罵得狗血噴頭。他低下了頭。不敢答辯。好一會道才道說。這事明明是他



電車上的女學生

吳魏淑芳女士

鐘々々。鐘々々。鐘々々。一輛五路電車。從西門向東行來。到了方板橋一站處。跳上了一個女子。像學生模樣。頭上挽了愛司髻。身上穿着湖色紡綢衫。套着平紗裙子。腳上穿着黑絲襪。白皮鞋。手裏拿着兩本寸許厚的外國書。還提着一個白色錢囊。進車後便找了個座位坐下。那雙炯炯的目光。不住望着坐在伊旁邊穿得很華麗的美少年。當伊上車的時候。他望伊一眼。也就不則一聲。兀自瞧着那報紙。不久車到東新橋。伊就下車。嘴裏囁囁咕咕輕聲地說着。世界上怎麼有這樣不知趣。不識人樣學的人呀。這話兒入了少年耳鼓後。只見那少年嘆了一聲。鐘々々。鐘々々。不多時。車又開了。鐘々々。鐘々々。鐘々々。這是這鐘々々。又響了。那聲音似乎說着解放是這麼樣的嗎。解放是這麼樣的嗎。

新看戲法

吸珠球煙

大聯珠牌 國貨香烟

價廉物美 天下無雙

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徵求郵票各件

- 一 中西郵票公司章程
 - 二 各國舊郵票(百種起碼)
 - 三 歐美郵票交換處地名
 - 四 中國舊郵票(百枚起碼)
 - 五 中西郵票舊報
 - 六 各國郵票價目等書
- 凡關於中西郵票郵票新聞(雖自報章雜誌亦可)又中西各項貨品標本營業提要目錄規則章程等類如蒙 割愛見賜當以惠寄之多寡奉酬書額文具或現金酬答盛意
- 收件處(一)湖南辰州府沅江五十六號全球郵票蒐集社熊宴秋
(二)沅州北街內關鳳凰旅館(三)辰州裕隆煤礦公司熊六公(四)上海東有恒路蘇華藥房黃冠卿



上海民生女學校招收新生廣告

(班次)分手工專修科初級中學科藝術工藝班高級小學科初級小學科
(資格)國文普通有志女紅者得入手工專修科欲求女子正當之生活技能而無力求學得入藝術工藝班(不收學費)有高級小學畢業程度或有餘額可補
(年齡)初級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初級中學一年級至三年級手工專修科一年級至三年級
(學費)初級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各級均開學費(考期)各級均於開學前三日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分別試驗(考試地點)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馬路口本校(開學)陽曆八月二十九日即陰曆七月十八日(章程)備有詳細章程函索即寄但須附郵票三分



則即其真才實德之表現矣。工小丑。談諧動人。以擬紅樓夢中之史湘雲。其庶幾乎。

▲王美玉

美玉豐腴如楊玉環。美而飽。聰而媚。巧笑多顰。善於弄姿。其為歌清亮。咬字正確。環顧儕輩。幾無人能出其右云。

▲金小仙

小仙綽約妙曼。明秀絕俗。形神骨佳。不可多得。其為歌。聲帶未嘗不能及遠。特工夫向淺。咬字時有混濁不清之處。他日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所造未可限量。而其名又事見不能超王美玉而之上。娟媚此多。秀外慧中。的蘇離家之冠。以擬石頭記中之薛寶琴。允可當之無愧。友人何君。愛之若命。擬組金社。為彼多鼓吹游揚。冀其進此中牛耳。與王美玉分庭抗禮云。

兒女金鑑錄

(一百零三) 海虞徐枕亞 合著

其滿意自不必說。至於莊姑眼中之彼銓。則溫雅於孫子言。英挺似魏玉珊。而一副蘊藉如春山。堅潔如下壁之風度。尤為他人所不可幾及者。如意郎君。幾生修到。自是而一面之緣已下。百折之心不同。雖好事多磨。天心難測。而余夫人善全兒女之私。固已至矣。盡矣。度以加矣。

莊姑去矣。斯時之彼銓。已回復常度。夫人乃開金式之盒。令彼銓一證之。兩叙無纖毫之異。惟在乾宅者頭向左。茲則向右而已。夫人曰。質信之物。千古為昭。余非市富也。曾與許姬言之。物以事貴。事以物貴。願汝輩珍視此。彼銓也。言時。復出彼銓於盒。與彼銓一一審視之。并為敘述其置彼銓之原因。與兩氏先代之關係。敘始於德。敘初會時之言。固大有根據。而兩氏求親之心。亦因之而彌切也。惟曰。此先人好義之心。素位而行耳。承伯母關愛。至於如此。當之實有愧也。夫人曰。德人者不自德。余實佩令先尊之度量不止。言時。安置鳳釵於原盒。仍以左者交彼銓。而以右者令德尊持付莊姑。至此而夫人之心事畢矣。於是命僕者設杯陳瓜果。復向彼銓道一聲簡便。自去矣。今日之彼銓。其樂乃無盡。雖未坦腹在床。亦已隆儀。武室而與德尊者。又臭味相投。夙懷合抱。絮作投機之話。徐進知己之杯。夫人復時來勸酒。以盡量而後止。蓋飲已五六斗。賓主猶嚴守常度也。

中國安徽合肥縣

發現三大銅人

合肥專電云。該處肥西離城七十里。日前有二牧童。在荒江上十挖土為戲。約深尺餘。見有圓銅三個。再挖約三尺許。則有三大銅人。排立地中。附近居民。一時往觀者。絡繹不絕。同時又有某胖子。給洋一百元與兩小孩公分。及許多農人。遂將該三銅人。移入某廟奉香火。聞者莫不稱怪云。



又多一個熱心社會家

周常傑君。乃旅滬華僑中一最熱心公益之士也。周君於客年親到勃生轉數關。營謀商業。所得之利。大都贊助於華校。而所到之處。鼓吹中華會館。雖勞不倦。月前參觀宮深啟蒙學校週年紀念。見學生成績可觀。遂贈以紙筆書籍及玩物數十種。以獎該校學生云。

限為月一費墨收祇者紹介報日說小由明申

石語

李菊庭

在下雖然是一塊頑石。卻也曉得一樁哀豔的事情。你們如果歡喜聽那椿故事。就請靜坐在我的身上。一面聽我的說話。一面看着我那四圍的花草。『以下石語』到了春天裏。我那前後左右的花兒。一齊開着。也有紅的。也有白的。也有黃的。也有紫的。也有帶着五彩的。總之。色色俱全。好看極了。尤其是那一派嫩草。綠得可愛呢。這村裏的大小男女。來來去去。絡繹不斷的到此遊觀。真是衣香帽影。極一時之盛了。

前年春上。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郎。名叫春榮的。差不多天天要到這裏遊觀一遭。來了。就坐在我的身上。任情觀賞這花兒草兒。伊那一副帶着玫瑰色的臉兒。總是含着笑靨。兩股青絲般的頭髮。分披在兩肩上。眼角類邊。時時流露一種很自由的情意。伊常自言自語的說道。『這花兒草兒。倘若長是這樣的美好。我也常得如此快樂的過去。那麼這一生就沒有可愁可憾的事了。』

那一天。伊更是快樂。伊和一個少年手挽手的走來。並坐在我的身上。他們倆都帶着微笑。伊一面把手撫摩着我的身子。一面向那少年說道。『篤生。像我們這樣的過日子。真是快樂得比神仙還要好呢。世上一切事情。都不能牽惹我們到不快樂的地步。篤生。我不相信世上除掉快樂以外。還有什麼愁苦的事情咧。』說着。又把那嫩似春榮的手兒。握着伊自己的頭髮。抖了幾抖。

那少年道。『正是。我們是一輩子祇有快樂

的。世上縱有那愁苦的事情。決難侵擾我們的」。說着。隨手又握住伊的手兒道。「春榮。你眞世間最美麗最可愛的人。我有了你。還有什麼不快樂的事情呢。」

春榮祇管撫弄伊自己的頭髮。不住的微笑。篤生也不說什麼了。很高興與很親熱的擁抱伊。那時。我也覺得他們是長久要這樣快樂。我對於他們兩人的生活。很抱樂觀。很覺滿意。自此我果然常看見他們一樣的快速過日子。我益發相信他們是不會有愁苦的事情發生咧。

光陰很快的過去。夏呀秋呀多呀。一轉眼過去。又是到了早春時候。那花兒草兒。又一齊發榮起來。村裏的遊人。一樣的那三五到此遊樂。祇是總盼不見春榮篤生那一雙快樂的人兒來。我想道。這正是。他們倆到這裏來的時候了。他們怎得不來呢。到是懶得遊玩了麼。或許是有了什麼愁苦侵擾他們了麼。：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春意又早完了。他們倆畢竟沒有來。

到了秋天裏。我想他們倆來此的心也漸漸淡了。決不會再來了。不料我竟是料錯了。有一天晚上。他們倆竟踏着月色來了。依舊坐在我的身上談話。祇是愁眉苦臉。再不像當年的那般快樂了。

春榮蹙着兩眉問道。「篤生。你這一向丟下我到那裏去了。你今天回來。爲何這樣的愁悶。莫不是你招了什麼禍。：。」伊說到這裏。忽又頓住了。改口道。「你到底爲着什麼事情愁苦呢。」

篤生顫聲道。「也沒有什麼說。不過從此我是活不成了。」說着。滾滾的淌下眼淚來了。春榮聽了。大驚失色。幾乎要哭出聲來。忙掩着臉兒問道。「怎麼說。你要活不成了嗎

「到底爲着什麼事情呢。唉……你告訴了我呀。」

「是的。這事我本來不能告訴你。但是事至今日。瞞你也沒有用。唉。後說了。我現在告訴你。我本來是個下流人。專們愛幹那些不道德的事情。像。這般要好的女子。總有五六個。但是除你以外。伊那被我騙着買到堂子裏去了。上年我和你結識時候。也是懷着這鬼胎。躲避到這裏來。後來我離開你以後。又去幹了兩樁騙人的事情。如今都被旁人舉發了。四路裏派人拿我。我想我的罪惡實在不輕。一經拿去。定判死刑。但是逃又逃不脫。終究要死在他們手裏。與其如此。我如我自己已死了。也免得多受一番苦刑。今天是最後的一會。：例。」他說到這裏。便說不下去了。祇管垂淚。

伊此時。已哭得淚人兒一般。竭力掙扎着說道。哦……原來你是來騙我的。唉。你的心腸。也太生得惡了……好。如此我也活不成了。從前是糊裏糊塗和你結識。如今也祇好糊裏糊塗的。跟你死了罷。我如活在世上。也沒臉面見人了……

他默歎而不則一聲。把一隻手在衣袋裏亂掏。一會。慢慢地立起身來說道。「春榮。我就要離開你了。春榮」說着。就一步一步的蹣跚去。蹣到百十步以外。祇聽得砰的一聲響亮。他就撲通倒在地上去了。

伊見他這樣。也不着慌。沒精打采的站立起來。向他綽倒的地方望一望。就掉轉身來向河邊走去。一會。就看不見了。

那時。月色已經沉沒了。夜色變得漆黑。四野沒有一點聲響。這地方真是寂靜極了。忽然河水聲滿然一響。好像有甚麼東西掉到水裏了。唉。大約是春榮失了脚吧。唉。可憐。好可憐啊。

【完】

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



大英
英商
有限公司
經理



記陸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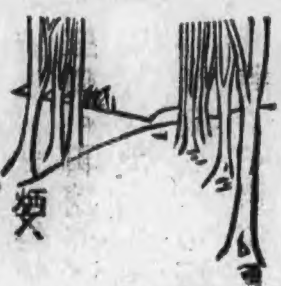
陸生。浙產。餘姚人也。質美好學。誦書過目不忘。待人尤寬和。且善詞令。父母鍾愛之。既畢業城中某校。乃請命父母。作海上之游。未幾。入某中學肄業。生既聰穎。又能勤勉。故每年學績。輒冠其曹。及卒業。名列最優等。聲譽鵲起。時生已十有九歲矣。

先是生有表妹。胡姓。常往來生家。同食同游。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女年與生若。明眸皓齒。稚年已稟麗質。既長。益嫵娜動人。生固屬意於女。女悅生慧。一點靈犀。亦已默許。惟各報於言。尙未啟口耳。

生之負笈海上也。其父母一再爲之物色佳婦。以了向平之願。顧鳳毛麟角。殊不易得。即有淑女。而遭生否認。亦不忍率意孤行。故往苒數年。好事終難如願。若胡女之溫文爾雅。生固愜意。其父母亦嘗贊許。惟俗例合婚常以年庚相洽爲度。據星家言。此女命中乏嗣。且與生相沖。故生

著父盧許越東 (三念) 凶行客俠竊小救 難發人族盜巨捉 回二第 逝水全

話簡直比要他的命還要難過。況且眼睜睜地瞧見胡老爺手中捧着的匣子就是他半生心血積儲和秀才幾次送給的珍珠重寶。這一來他真不要命了。立時跳將起來。大叫胡老爺你是我們的父母官。不該搶我們百姓的寶。西一語未了。胡老爺見他已在身邊。便親自動手拍攆。一聲就是一記。大大的鬆鬆的肥巴掌兒。打得他一個噉噉險些又跌下去。胡老爺怕他再要饒舌。叫鎖他起來。一同同衙正堂的女人。一路上哭哭啼啼。吵罵罵真是一人拚命。萬夫莫當。胡老爺倒也奈何他不得。一回兒到了衙門。胡老爺急要瞧這些勝利品。心中委決不下。忽聽上房一陣喧噪。幾有向外發展之勢。胡老爺大驚。正待查問。只見一個丫頭忽忽忙忙跑出來。說大姨太太死了。這一來正中胡老爺本懷忙叫退堂。退堂你們把這些犯人統給押起來罷。走了一個要對你們講話的。說着便急急走到裏邊。此時上房中人許多。丫頭都紛紛趕了出來。胡老爺一面走。一面又問道。究竟什麼事情。這般混亂。一語未了。早有一個丫頭子很體伶的趕近胡老爺身邊。只說得一句。大姨太太不是自己尋死的前次來過的那。凶人又來了。只一句就嚇得胡老爺面孔變了顏色。兩隻腳兒一軟。一軟的死也趕不上去。口中只叫阿呀他……



女子蘇灘
人才觀

▲蔣婉貞
婉貞個儒不羣。亭亭玉立。其風
騷處。卽是豪爽處。其豪爽處。
卽是目空一切處。其目空一切處。

乎臨崖勒馬矣。

余素不預地方事。黃岡之役。爲捍衛桑梓計。出辦沿海鄉團。戎馬書生。一時壯之。厥後相辦地方善後事宜。並開辦在城警察。是役也。有主持抽捐股戶者。余以警費係經常捐。當捐之商店。不當捐之殷戶。邑紳均贊同之。三日而警察成立。邑侯何公。器愛有加。余感知遇。以詩作贊。錄門下焉。

余始主潮報筆政。得獲交蘇君蔣浦。文字知愛。至比骨肉。迨後就公報編輯聘。蘇君雖日不相過從。爲余序寄寄林。促以付梓。明年蘇君歸鄉辦學。復爲余跋寄寄樓。以當臨別贈言。歸未久。齊來質問。余答覆之。兩人交際。情見乎詞。書與跋均載別集中。留作紀念。風塵知己。千古鍾期。獨惜海上成連。一去不返。江天寥闊。憑弔伊人。欲洄溯兼腹而不可得。亦可哀矣。

暑天佳話

顧爾良

孫登字公和。時人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晉書」

羊茂字季實。爲東海郡守。夏坐榆木板榻。「後漢書」

暑天佳話

顧爾良

元載有紫龍髻拂三尺。水精爲柄。清冷辟塵。伏日無蠅蚋。「開元遺事」



九江朱先生
事略 何炳堃

子弟日共宴飲。常以三伏之際。晝夜極醉。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之飲。〔典略〕

堆絹一注爲該校校長胡韞吟女士特創女士研究會二十餘載頗有心得新發明美術的手工不少故遠道聞女士名而欣然往該校專科學習者甚多云



上海 民生 女學 校手 工專 修科 學生 成績 之一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使匠琢冰成山。周圍宴席。間有挾纈者。〔天寶遺事〕

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爲吳興守。甚愛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練裙襦。戲之書數幅而去。欣本工書。

名碧筒杯。〔酉陽雜俎〕
陶淵明於五六月中。北窗下臥。
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陶
潛集〕
郗嘉賓三伏詣謝公。當風交扇。
猶汗沾流顏。謝着故綃衣。食鱖白
粥。晏然無異。〔世說〕
光祿大夫劉琨。北鎮食紹軍。與

河東歲患狼。俗愚。言神物不可擊。擊且尋報復。縣人屢違其害。先生憤惋。募獵戶捕之。得者予錢萬。猶無獲。親徹西山神祠。約十日馳狼盡。否則仆神瀆其廟。時秋嚴氣寒。風日蕭肅。天忽大霧雪。旬日。人得迹獸所出沒。攢火鎗擊之。半月得狼百有七。患遂絕。縣旱禱雨。兩立注。它郡邑雨雹妨稼。縣境獨不犯。大有年。橫汾霜降後。與梁成。涼復大至。勢將漂沒。先生出禁之。應時衰落。平陽總兵某。驕橫不受巡撫節制。挾軍與勢。擾驛站。諸縣帖帖受虐。先生獨持法裁之。氣出其上。曰。令將與辯於闕下。甯舍一官謝百姓。總兵冤屈。它在羣旅見。反揖之曰。明府利害。先生正容曰。某何敢。正不知利害耳。關氏錯居河東羣邑。解州世襲翰林博士關某。數以訟脅持人財。越境來訴。先生拘獄壯繆候廟。抗聲祝神。以候之義烈動之。數其敗官忝世之罪。觀者數千人。羣相唾罵。某魄欲死。搏穎自冒。訟遂罷。由是邑無親屬訟者。殺人囚劉長幅。淹獄久。先生至。乃引伏。將出死。流涕謂觀者曰。死自吾分。恨耶來遲。吾致陷此也。

(未完)

大前門香烟
無人不知之最
優美之夢香烟



大英商
司理人

六 日十二月六年亥癸 四期星 報日說小 日二月八年二十國民華中

致枕亞書

劉黎青

劉。藜青。名希向。毗陵人。幕遊翰省。當余主民權筆政時。與之訂神交。時通魚雁。民國五年。藜青來滬。訪余於小說叢報社。贈余九江出品磁製老其二事。杯酒言歡。與話世事。恍若夢寐。未幾別去。自後不通音問。今且七年矣。伊人何在。想望爲勞。偶檢故篋。得其十年前貽余手札。錄登本報。倘有識藜青者見之。以行蹤近狀見告。則幸甚。

(枕亞謹識)

前書尙存。小影不至。一當時允以照片寄贈。竟忘却枕附注「丹師未老」之語。遂爾善忘。引玉拋磚。此情無效。恨恨。昨閱報紙。一此民權報也。一載有大示。寥寥數語。垂問甚殷。益令吾想見其人矣。玉梨魂之結果。以一死報知己。未了心事。竟以設想結之。魂其有靈。當亦含笑。然而無涯恨海。精衛難填。已破情天。燭

(枕亞謹識)

集 珠 泣

皇莫補。猶有傷心雀。空題白
板之門。更無矢死喬生。再覓黃
泉之路。事難回首。有跡皆陳。
人本斷腸。無詞不痛。讀者自謂
心狠。然讀報以來。獨於此種慘
人。馬齒徒足增悲。雞肋畢竟無
味。不能飲酒。何以消愁。偶爾
拈花。殊難索笑。近况爾爾。後
願茫茫。來書索言。走筆以告。
即維珍重。并候教言。

讀孫枕亞先生鼓盆遺恨作歌以唁
之并挽蔡夫人蕊珠

丹徒包榮翰 人

蕊珠仙子今何在。蕊珠宮裏春如海。恍出優曇一瞬中。可憐風
雨摧花敗。落花開雨。不知塵寰小。謫竟如斯。古皇山畔。西倉
鎮。想到仙娥。謫降時。悟徹塵緣。與草草廿九年中。皆苦惱。幼時
憐惜已無人。後來更覺傷涼。倒所幸。輕軀托所天。房中一曲矣。
聞絃春閨才子歌。同夢以月佳人共比肩。那知好事多磨。蠅驢
雨。飄風罹浩劫。兩度離魂。泣斷腸。一腔心事。悲啼血。倚空窗。
數亂鴉。從今無夢可還家。飄零翠袖。傷萍梗。檢點針箱。感歲華。
莫謂下堂為棄。棄猶戀。慈姑。始。回首。此日。猶難更倚誰。此時。郎
莫衣單。否。望郎愛郎。催郎變。可惜。雙星。不相見。肯向。虞山。買畫。
橈。願從。滬濱。舉歸。燕。妾是多愁。多病。身。郎是多情。多義。人。永朝。
永夕。勤。逾。儉。雙宿。雙飛。秋復春。吁。嗟。人生。如朝露。好花。畢竟。從
風去。零落。羅裙。已化。灰。悽涼。鏡匣。渾如。霧。我作。悲歌。來。慰。君。當
年。我亦。依離羣。哀猿。叫落。西山。月。孤鴈。高飛。北。渚。雲。

史。不知陪却幾許眼淚。試問著
者下筆時。寸心何其忍。手腕何
其硬耶。但是書出版。購者固
莫不爭先。然必請自隗始。以償
風願何如。第一行作客。十載依

雪夜嚴寒寄懷山荆

李定夷

墨隱廬詩

▲雪夜嚴寒寄懷

李定夷

客夢未會安。那堪雨雪滿。燈殘
嫌漏永。夜盡逼人寒。往日同君
賞。今宵獨我看。肝腸摧欲絕。
熱淚又洶湧。

▲感慕書成

殘冬向盡動歸思。回首滄桑感不
支。愉快年華成幻夢。團圓月色
不多時。幾番醒悟幾番醉。越是
聰明越是痴。不奈斷腸消息至。
開絨讀一心悲。

▲紀夢

三千里外熟黃梁。情到濃時夢亦
香。蜜語甜言多宛轉。巫雲楚雨
豈荒唐。醒來何處尋芳影。過後
依然在客鄉。抱得寒衾守夜盡。
淚絲乙乙絞柔腸。



塵影

蔡竹銘

科舉既能。余輒有宦遊志。偶來
汕島。措貲謀捐一官。電發而捐
例停。友人勸主報館筆政。勉就
之。瀛海狂奴。忽作蛇江寄客。
初意不及此也。

余至汕未匝月。歡場客來。靡日
不來。余亦數數至。似非此無以
遣客懷也者。繼憐之。不常應客
召。三載以後。海天酒樓。始爲
亦步足跡所罕經。無嫌恨大。難

蔡竹銘

蔡竹銘